



佛光叢書二八〇一

王堯——著

藏學零墨



藏學叢書二八〇一
王堯——著
佛光叢書二八〇一
王堯——著

藏學零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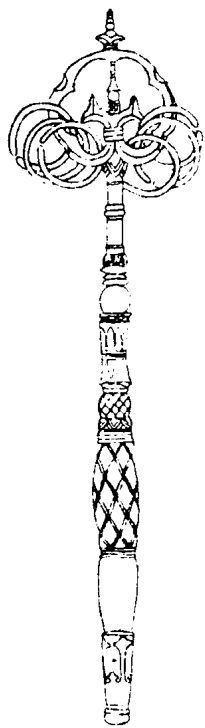
自序

收在本書中的十五篇文稿是作者近十年間一部分文章的結集。按其內容，大致可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關於藏學研究的概述性文字。包括敦煌藏文寫卷文書；藏文簡牘；藏文歷史文獻；藏文佛教典籍；藏學概況和研究成果及資料的介紹。

第二部分：從藏學研究的角度出發，對過去幾位前輩的成就進行品評、介紹。

其中包括義寧陳寅恪先生（一八九〇——一九六九）、吳門顧頡剛先生（一八九三——一九八〇）、昔陽李方桂先生（一九〇二——一九八七）、新安王森先生（一九一二——一九九一）深縣法尊法師（一九〇二——一九八〇）及本師臨淄于道泉先生（一九〇〇——）對諸老宿的藏學專著及論述作誠摯的導引，以示飲水思源，不忘所自。

藏學（Tibetology）與其他許多有關兄弟民族的學問如蒙古學、突厥學、滿洲研究、西夏研究和回回研究等學科一樣，近幾十年來有了長足的發展。無論在文獻



的解讀，史料的發現，總體的論述上都取得了可觀的成就，足可與傳統的中國學（漢學、敦煌學）並駕齊驅，而相互輝映，爲吾中華之學術爭光。目前，似乎可以這樣說：要想真正了解中國，非了解我多民族的統一的國家的歷史與現狀不可！

筆者幼秉庭訓，中經憂患，對吾苦難之家運國運，深感悲涼。少年時期，正值國難，敵寇肆虐，國土淪喪，而強鄰環伺，窺我邊疆，國家垂危，岌岌不可終日；及長就學南中，胡小石、方光燾、韓儒林諸師每每勉以發憤報國。一九五一年頃，投身藏學領域，匆匆已四十年過去，韶華易老，說來慚愧，雖「十進藏區、六訪拉薩」，然才智愚鈍，未副諸師之厚望，如今編成此集只有仰報師恩之意。

此集名之爲《藏學零墨》，區別於筆者另一專集《西藏文史考信集》也。

此集之成多蒙鄉賢陳慧劍先生獎掖。一九九〇年冬，在國際佛教文學討論會上得與陳丈相識，十分感奮，過去心儀已久，緣慳一面，一旦相逢，喜出望外，乃放言四海，縱論古今，快慰無已。陳丈力荐此編在臺灣出版「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此乃作者有望於在臺諸君子也！作者學殖不固，文字荒落，舛錯之處，敬希指教！

王堯一九九一年七月十日於北京寓廬

目錄



自序 1

近十年敦煌吐蕃文書研究簡況述評（中華文史論叢） 1

吐蕃文獻學導言（中國民族語文論集） 34

新疆藏文簡牘考述及釋例（文物） 58

關於敦煌古藏文歷史文書（中國史研究） 79

中國的藏學（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化） 94

附：英文本（日本西藏學會會刊） 104

藏學研究在台灣（西藏研究） 119

藏文史籍概要（民族古籍） 142

藏漢佛典對勘釋讀舉要（西藏研究）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168

——《金剛經》 185

——《大乘無量壽宗要經》 203

——《佛說阿彌陀經》 216

陳寅恪先生對我國藏學研究的貢獻（陳寅恪教授紀念文集） 227
摩訶遺文憶前賢

——記顧頡剛先生序《五鳳苑藏漢字典》（西藏學論文集） 237

評李方桂、柯蔚南新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民族語文） 246

《唐五代敦煌寺戶制度》評介（書品） 256

介紹《藏漢對照拉薩口語詞典》及其主編于道泉教授（辭書研究） 261
漢經融藏典，教理叩禪關

——頌太虛大師創辦漢藏教理院的偉大貢獻 274

書卷縱橫崇明德，山河帶礪燦晚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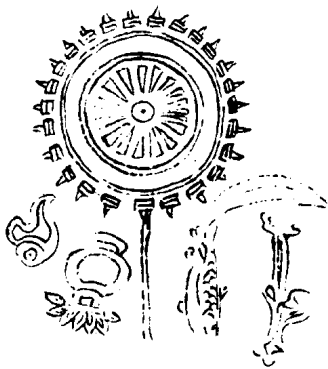
——評王森先生《西藏佛教發展史略》 285

近十年敦煌吐蕃 文書研究簡況述評

一

文化名城維也納，是奧地利首都。奧國地處中歐，東接匈牙利，西鄰德意志。

這兩個鄰邦，是歐洲藏學比較發達、人才輩出、且有悠久藏學研究歷史傳統的國家。①。由於地理上的和歷史上的原因，對維也納的學術研究頗有影響，因而，在古老的維也納大學（已有六百年歷史！）人文科學學院中，「藏學——佛學系」成為最活躍的系科之一。②。最近一年中，余承乏客座講席於此，適逢該學系主任恩·斯坦克奈爾教授（Ernst Steinkellner）邀請法國的石泰安教授（R. A. Stein）和匈牙利的烏瑞教授（G. Uray）前來講學，饒有興味的是二位教授的講題都是有關敦煌藏文寫本手卷的研究心得。石泰安：敦煌（藏文——漢文）文書中關於宗教問題的新發現（*Neue Funde in den Tnn-huang manuskripten Religiouse Texte und probleme* 一九八二年十月



0006082

二十八日演講)；烏瑞：公元八——十世紀間吐蕃人與景教、摩尼教的聯繫(運用 P. T. 351, 1182, 1676 等卷號的藏文文書及其他書信、文獻)(*Tibet's Connections with Nestorianism and Manichaeism in the 8th—10th Centuries*,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七日演講。)在聽講之餘，得與二位教授討論辨析，獲益良多。他們二位的講題都集中在敦煌卷子的研討之上，決非偶然，這也反映了國際藏學——敦煌學界的研究趨勢。此事對我國的藏學研究頗關重要，應有所了解。乃費旬日之功，銳意搜尋，連同往日積累之資料，滙成短文，向國內同仁介紹國外有關敦煌藏文寫本手卷研究情況，希望能做到知彼知己。

最近幾年，在國際藏學——敦煌學界有一件受人稱道的盛事，那便是法國國立科學中心和法蘭西學院西藏學研究中心聯合影印出版了兩卷《敦煌藏文選集》(*Choix de documents tibetain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Complète par quelques manuscrits de l'India office et du BM, Par A. Macdonald et Yoshio Imaeda*)。若按其全名，應作：《國立圖書館所藏藏文文獻選，並以印度事務部和大英博物館所藏文獻補充者》，A. 麥克唐納與今枝由郎編。第一卷出版於一九七八年，共五十八個編號，三〇四頁(一——三〇四)。第二卷出版於一九八〇年，共一一一個編號，三三五頁(三〇五——六四〇)。據他們宣布，今後還將繼續編選出版，一共計劃出五大

卷。此書一出，大為轟動，日本藏學界反映最快，山口瑞鳳、池田溫、森安孝夫諸家，紛紛發表書評，備加推崇，認為其價值遠遠超出以往零星公布的任何資料之上。^③從國內外關於敦煌藏文寫本手卷研究進展來看，這兩冊選本的出版確實起了推動作用^④，這是值得一提的。

下面分爲語言、文學、歷史、宗教、醫藥等部門條縷引述。在這裏，須首先介紹幾種已出版的藏文手卷目錄：

1. 法國人拉魯（M. Lalou, 1890—1967）以其畢生之精力從事藏文研究。生前編輯出版了收藏在巴黎圖書館的全部（或大半？）敦煌藏文寫本手卷目錄，共三冊，全名是《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藏文寫本目錄》（*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uang,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Fonds Pelliot tibétain] I* [No. 1—849] 1939, II [No. 850—1282] 1950, III [No. 1283—2216] 1961）

這是敦煌藏文手卷目錄中已經出版的最全面的一種，從中可知巴黎所藏藏文卷子在兩千二百件以上，事實上，據筆者在巴黎查訪得知編外還有若干種，比如若干漢文卷子的背面或夾縫、字行中間的藏文未計在內，還有一些拉魯女士未編進去的殘卷等。

2. 比利時人瓦累·布散（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1869—1937）於第一次世界大

戰期間旅居英倫，為斯坦因劫運至英國的藏文寫本手卷編制目錄。書雖成，在他去世時並未見到，直到一九六二年，才在英國出版，並附有日本榎一雄所作的漢文解題。全名是：《印度事務部圖書館藏敦煌藏文寫本手卷目錄·附榎一雄補漢文目錄》（共七六五個編號）（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 with an Appendix on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by Kazuo Enoki, 1962 這個目錄並未把收藏在大英博物館圖書館的那一部份藏文卷子包括進去。日本東洋文庫在得到英國所藏敦煌藏文寫本手卷的顯微膠卷以後，又進行了新的工作，形成新的一種目錄，即：

3. 山口瑞鳳氏主持，利用瓦累·布散的目錄，對照膠卷逐一寫出解題目錄，分冊出版。自一九七七年起出版第一分冊，截至一九八二年已出五個分冊。這一工作尚未做完，仍在繼續進行。（《スタイン蒐集チベット語文獻解題目錄》，東洋文庫。山口瑞鳳主編，一——五分冊）。

二

公元七——九世紀，在藏語的歷史分期上，我們把它定為中古時期，或稱吐蕃時期。這一時期，已經創立了文字，並得到推廣和使用，進行大規模的翻譯和寫作；在實踐中，藏文得到不斷地完善和改進，還進行過一次大規模的自上而下的文字改革。改革之前與改革之後的文獻在敦煌寫本手卷中時有出現，因而，語言學家們非常注意從敦煌藏文寫卷中去發掘古代藏語材料。一九六七年美國藏學家米勒（R. A. Miller）在《中國文化研究》上發表了〈簡論在敦煌發現的藏譯漢文文書〉，在他之前，一九六〇年匈牙利藏學家聰果爾（Csongor）在《匈牙利東方學報》上發表了〈在敦煌發現的用藏文字母譯寫的漢文文書〉他們都是從漢藏對音入手從事藏語或漢語研究的專論。其他還有：

1. 英國人 F.W. 托瑪斯和 L. 翟理斯二人合作的一篇論文，題名〈藏漢詞彙〉，發表在一九四八年的《倫敦大學東方及非洲學院學報》之上（F. W. Thomas and L. Giles: A Tibetan-Chinese Word and Phrase Book）。這是用收藏在倫敦大英博物館圖書館的兩個敦煌藏文寫本手卷（編號為 Or. S.2736 和 Or. S.1000 號）進行研究的論文，這兩個卷子吐蕃人用以學習漢語的「教本」，共收錄二一四條漢語語詞或短語，用藏文注明漢字的讀音，並譯出藏語相等的意義。原件書寫在《金剛經》和《妙法蓮華經》的漢文卷子紙背。對於研究漢語史、藏語史都有價值。二位先生用功甚

勤，但由於受到漢語和藏語知識所限，他們二位都不是兼通漢藏兩種語文的人，成績不夠理想。事隔二十年後，匈牙利學者李蓋提對它進行糾謬補闕，發表一篇題爲《藏文書寫的敦煌漢藏詞彙考釋》的文章，刊於布達佩斯出版的《匈牙利東方學報》一九六八年卷（*L. Ligeti: Notes Sur le lexique Sino-tibétain de Touen-houang en écriture tibétaine*）。文中糾正補闕共三四條之多，從而使這份卷子的研究深入一步，並有了較好的釋讀文字做爲依據。

2. F. W. 托瑪斯：《南語，漢藏邊境上的一種語言》，一九四八年出版的專著（*Nam, An Ancient Language of the Sino-Tibetan Borderland, London*）。作者是以一份三九八行的長卷（三九四行以下略有缺損）的敦煌藏文寫本作基本資料，來證明在古代漢藏邊境上存在過的「南涼」小王國所用的語言，不過是用藏文字母來紀錄的那種語言而已，屬於羌語的一種。一九五二年，聞宥先生即在《通報》上發表書評。一九六三年，謝飛（*Shofer*）發表了〈南語考察的若干線索〉一文，文中認爲所謂「南語」的材料，可能並非其他語言，而是藏文譯寫的漢文經卷的一種。他舉出西門華德（*Simon Walter*）一九五七年發表的《藏文轉寫的漢文〈奉請十方佛〉對音研究》中所引用的巴黎藏文卷子《奉請十方佛》（*Nos. 103*）以及倫敦藏文卷子、托瑪斯在一九二九年公布的《大乘中宗見解》等，所表現的藏文音譯與此卷相像。

這一問題至今並未得到最後解決（《大乘中宗見解》有兩個卷號，即 Ch.9, II. 17 和 Ch.80, XI）。

3. 拉魯於一九五三年發表〈古藏文的博與苯（bod/bon）考釋〉（*Tibetan Ancient bod/bon*），刊於《亞洲學報》一九五三年的第二期。就在這篇文章中，她主要說明輔音韻尾 *-n* 和 *-d* 的轉換，暗示了 bod（吐蕃）與苯教信仰的關係（此文已由馮蒸譯出）。

4. 羅納塔斯（Rona-Tas）於一九五五年發表〈藏文敦煌紀年史封賜名單中的幾個社會術語〉，刊於《匈牙利東方學報》第三期（*Social Terms in the List of Grants of the Tibetan Tun-Huang Chronicle*）。在這篇文章中他討論了 *Punn pha-spun, brans, skur-gyal* 等三個詞的含義及歷史哲學。

5. 烏瑞於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四年發表兩篇有關敦煌藏文語詞研究的論文：〈古藏文中的 *dra-ma drangs* 解〉，刊於《匈牙利東方學報》（*Old Tibetan dra-ma drangs, 1962*）。按 *dra-ma drangs* 就是吐蕃歷史文書中習見的詞，我們把它譯為「率勁旅」、「攻打」。另一篇是：〈古藏語的詞「苯」（*bon*）研究〉，也是發表於《匈牙利東方學報》一九六四年（*The Old Tibetan Verb bon*），補充拉魯的同名論文。在一九七一年《拉魯紀念文集》中，烏瑞的文章〈古典藏文 *Rgod* 與 *G. yun* 考〉

是利用吐蕃歷史文書，來討論這兩個詞的社會學含義，從而支持石泰安的觀點，反對菲里奧扎特的觀點。

6. 李方桂一九六一年發表的〈敦煌的一本漢藏詞彙集〉刊於《通報》雜誌（*Fang-Kui: A Sino-Tibetan Glossary from Tun-Huang*）。這是敦煌藏文卷子中很重要的漢藏對照詞彙手冊，P.T. 1261—1257 卷號。是《瑜珈師地論菩薩地》的語詞摘編。可能就是當時吐蕃翻譯家爲了統一譯語而留下的工作紀錄。我們從《登迦瑪目錄》一書中已確知從漢文翻譯佛經的藏文本有二十一部之多，有一批精通漢藏兩種語文的譯師。還可以與當時另一部梵藏對照佛教詞語手冊《翻譯名義大集》參照比較。（按 P.T. 指伯希和藏文卷 *Pelliot Tibetan*。）

7. 烏瑞於一九六六年發表了另一篇論文：〈古藏語中與「羌」一詞對應的稱謂，‘gen’研究〉，刊於《匈牙利東方學報》（*The Alleged Old Tibetan Equivalent of the Ethnic Name Chiang*）。

8. 瑞查遜（H. Richardson）在一九六五年發表的〈一件敦煌藏文殘卷〉論文（*A Fragment from Tun-Huang*），刊於錫金出版的《西藏學公報》。

9. 一九六七年，瑞查遜另一篇論文是：〈早期藏文記載中的名位〉（*Names and Titles in Early Tibetan Records*），刊於錫金的《西藏學公報》。

10. 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之間瑞查遜發表了〈藏文古詞的「治」chis 和 tshis〉(Tibetan Chis and Tshis)，刊於《泰東》雜誌(現已停刊)。這是針對 P.T. 986 號卷子，即《尚書》的藏文譯本殘卷中所提到的「治」一詞的研究。作者當時還不能對《尚書》的藏譯文作更多的探討，因而，法籍日本人藏學家今枝由郎起而補正。後來，我們又在今枝的基礎上向前推進一步。下面我們將在「文學」部分中專門談到它。

11. 匈牙利藏學家德爾葉克(J. Terjék)在一九六九——七〇年間發表的論文是〈敦煌藏文本《賢愚因緣經》殘卷的語言初探〉，刊於《匈牙利東方學報》(Fragments of the Tibetan Sutra of the Wise and Fool from Tun-Huang)。

12. 美國愛荷華大學的漢藏比較語言學家柯蔚南(Coblin South)在一九七四年發表了一篇重要論文，題為〈一個早期的藏語詞「馬」研究〉(An Early Tibetan Word for "Horse")，刊於英國一九七四年出版的《亞細亞皇家學會會刊》。

13. 山口瑞鳳在一九七六年發表的論文是：〈關於敦煌藏語的 lde-bu 和 lbe-bu 解釋上的混同〉，刊於《東京大學文學部文化交流研究設施研究紀要》第一號(此文已由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金連緣先生譯出，刊於《國外藏學研究選譯》)。

14. 羅納塔斯：一九七六年在國際藏學會上的論文：〈論藏文歷史文書中的一個稅收詞語〉(On A Term of Taxation in Old Tibetan Koyaldannal)。

15. 日本學者高田時雄在一九七九年巴黎舉行的國際敦煌學討論會上，發表了一篇〈論藏語聲調的誕生〉論文，利用了大量的敦煌文獻，其中包括 P.T.1046 《千字文》、P.T.1258 《天地八陽神咒經》、P.T.1228 《南天竺三國菩提達摩禪師觀門》、P.T.1253 《道安法師念佛讚》、P.T.448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P.T.1239 《法華經普門品》、I.O.129 《金剛經》、I.O.93 《大乘中宗見解》等。（按 I.O. 指印度事務部 India Office。）

此外，還有美國的魏里（Turell. V. Wylie）在一九七七年發表的〈藏語中喇嘛一詞的來源〉（*Etymology of Tibetan: Bla-ma*），刊於《中亞雜誌》。李方桂、張琨的許多重要論文中使用敦煌藏文寫本手卷的材料，都值得閱讀。

文學

在敦煌藏文寫本手卷中出現了一批文學作品。其中有吐蕃的民間文學和從漢文、梵文翻譯的文學。

I. F. W. 托瑪斯曾把六個敦煌藏文卷子合成一個集子，名為《東北部藏區的古代民間文學》（*Ancient Folk Literature from [Tun-Huang] Northeastern Tibet*），一九五七年，在柏林出版。這一本書所用的藏文卷子都是藏於倫敦大英博物館圖書館的，它們

分別爲：

A. 美好時代的結束與馬和牦牛的悲劇，父親根登聶巴的葬禮與金保牙寨新娘的故事。

B. 金保牙寨新娘的故事。

C. 美好時代的沒落。

D. 沒落的年代，「凡」王國及其宗教。

E. 蘇毗母親的教諭。

F. 巫師——「摩」（占卜）。

此書已翻譯成漢文，即將出版。

另，謝后芳先生利用其中部分材料寫了〈古代藏族卜辭〉一文，發表在《西藏研究》（漢文版）一九八二年第三期上。

2. 麥克唐納夫人（A. Macdonald）在一九六七——七二年之間編譯了兩卷集的《西藏民間文學研究資料》（*Materiaux pour l'étude de la littérature Populaire tibétaine* I. 1967, II. 1972），巴黎出版。這是以《說不完的故事》抄本爲基礎，由此上推到古代的來源的研究成果。

3. 奧地利的女藏學家奧爾夏克（B. C. Olschak）和藏人土登旺杰合作，在一九七